

读《中国与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漫想

◎ 朱默迪

《中国与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这本书严格来讲是一本研讨会的论文集，中法两国专家就各自书籍史的研究进行了探讨，集结成册出版。翻开目录，面对一篇篇专家们对各自领域的系统性发言，在未进行阅读之前总感觉会遇到不少理解障碍。但是，在通读了整本书之后我发现这本书不仅不是非常艰深难懂，而且通过东西方不同的视角还会给人带来新的感悟。

巴比耶教授在前言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中西方书籍史对比研究的大背景，“在我们这个社会交流系统发生转变的时代，换句话说，在这个媒体时代、全球化的时代，对于变化所属的类型所进行的诘问无处不在，包括图书馆所代表的这个较多得到保全的空间。书籍在我们已知的形势下，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印刷品似乎失去了长久以来一直属于它的垄断性而让位于那些‘新媒体’的时代，书与图书馆的角色又将如何？”我想，巴比耶教授所提出的问题是当今很多人，尤其是图书馆人，一直以来的疑问。在数字化阅读全面兴起的今天，印刷书

籍和图书馆该何去何从？研究书籍史的意义又在何处？

这个命题似乎太大，一时难以给出一个答案，或者说根本没有答案。然而，在阅读书中《何为书籍？何为书籍史？——出发点与展望》这篇文章时，一个小故事给了我些许启示。20多年前，一位记者采访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问他对于经常被滥用的“自由”一词怎样理解。法国总统的回答令当时许多人陷入沉思，他说“可以每日读书一两个小时，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自由。”近几十年大众文化逐渐兴起，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逐渐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文化似乎成为了消费性的体验。尤其是近几年来，媒体逐渐向个体化发展，渗入范围和深度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这个背景之下，这种所谓“读书的自由”也许就成为了被嘈杂媒体“绑架”的当代人的精神奢侈品。

这篇文章的作者梅洛把读书形容为“静默的、缓慢的、私密的、如同置身真实世界之外的实践”，这

令我联想到德国文艺理论家本雅明提出的“光晕”艺术说。本雅明是在世界面临着传统绘画艺术和新兴照相术的冲突的大背景下提出这个理论的，他认为传统艺术具有一种“光晕”，而可以无限复制的照相术则消解了这种神秘的“光晕”。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给出了“光晕”的定义：“光晕是一种源于时间和空间的独特烟霭：它可以离得很近，却是一定距离之外的

● ● ●
可以每日读书一两个小时，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自由。

● ● ●
无与伦比的意境。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休憩者望着天边的山峦，或者一根在休憩者身上洒下绿荫的树枝——这便是在呼吸这些山和这根树枝的光晕。”他把“光晕”解释为“可以离得很近，却是一定距离之外的无与伦比的意境”，它赋予艺术品心理上的时间和空间。然而，不要误以为本雅明站在了新艺术的对立面，

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指出复制艺术更具有现实性，便于接受者在各自的环境中欣赏复制产品，使得艺术作品有史以来第一次从依附于礼仪的生存中解放出来。

回到书籍史上来，我们当前所面临新技术对书籍的变革仿佛和百年前艺术史遇到了相似的命题。传统绘画、印刷书籍，似乎代表了旧时代的特征，它们静默、缓慢、悠远。而照相术、电子书籍则代表了快捷、便利、高效，它们来势凶猛。然而，就像本雅明在“光晕”中找到了复制艺术的意义一样，这对双生子通过彼此来定义自己，它们不同但是并不对立。在这里，姑且允许我大胆仿照本雅明给“光晕”提

出的定义，来描述一下书籍带给我们的“光晕”：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休憩者坐在树下阅读一本书籍，天边连绵的山峦怀抱着他，头顶的大树为他洒下一片绿荫——这便是在呼吸书籍的光晕。越来越快的社会生活很难让人有这样的阅读时光，但这并不是书籍阅读的死胡同，数字化书籍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我想很多当代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飞速奔驰的上班地铁上用手持设备阅读一本书籍，时间飞逝而过，路程似乎变得短暂，更有甚者错过了该下的车站。数字化书籍为忙碌的城市人在嘈杂的社会环境中营造了一片绿荫，投下了一道光晕。

目前，数字化书籍的主流虽然

仍然偏向娱乐性、休闲性，遭到了一些人的诟病，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抵制它的理由。如本论文集的众多作者提到的那样，书籍作为消费品的属性越来越突显，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西方，作为一种大量生产和消费的对象，书籍无法摆脱市场对内容主题的影响。在争论数字化书籍和纸质书籍之前，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是否才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命题。数字化书籍的确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但是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有待解决，例如手持阅读器阅读竖排古籍的不便、数字化书籍版权问题等等。虽然我们可能一时无法突破难题，但是这也为图书馆的工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